

日本外史

二十

外史

二	三	六	二	二	和
二	三	二	一	一	書
册	架	函	八	八	門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一		二		和
四		三		書
函		一		
	二	一		
七	册	八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3118
冊數	22 (20)
函號	140 116

史傳載紀

二十二号

新納本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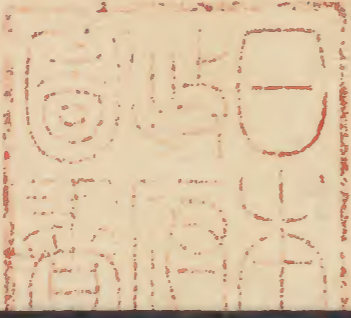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日本外史卷之二十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三

天正十二年正月朔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五國將士盡賀正于濱松謁中將及世子長丸二月。中將遷參議進從三位當是時故織田信長將羽柴秀吉為政於京畿略有十餘國威權獨熾參議亦與之通好信長二孤信雄信孝勢皆出秀吉下。信孝舉兵圖之不克而死其黨柴田勝家等皆為



所攻滅。諸宿將豪傑皆頹首事秀吉。信雄孤立無援。秀吉復欲激而除之。故遇之亾狀。誘其驍將岡田重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官。使叛降已。信雄怒。三月。召三將誅之。分兵攻其邑。遂與秀吉絕。池田信輝與二婿森長可。堀秀政。在美濃。信雄。秀吉。並招之。秀吉特啗以利。乃附秀吉。瀧川一益。稻葉通朝。蒲生氏鄉等。皆黨之。信雄益窘。乃來乞援於德川氏。參議曰。吾荷信長厚誼。視其孤之窮蹙。而不援焉。將何以對天下。卽諾之。遣石川數正。水野忠重。

其子勝成。往助信雄。攻拔星崎。勝成先登。秀吉陰誘諸將。忠重不納而獻其書。忠重故信元弟也。於是四近城邑。交相攻擊。迭有勝敗。參議聞秀吉大舉且東下也。欲親將援信雄。虞北條。上杉窺其後。使大久保忠世備北面。松平康親。平岩親吉。鳥居元忠備東面。十日。親將發濱松。酒井忠次。奧平信昌等。以前軍先發。敵攻城邑者聞之。往往解圍去。參議四日而至清洲。見信雄。信雄謝之。參議曰。公安之。某在焉。秀吉之兵。雖有百萬。不能以病公也。

乃引諸將議戰守之策。神原康政曰。宜進取小牧山。以瞰國內。莫使敵據之。參議然之。本多康重曰。往年勝賴侮敵。踰川而進。終以取敗。今盍鑒焉。酒井忠次曰。勝賴之敵我。我之敵秀吉。不可比也。參議遂命忠次。修小牧故壘。十六日。自携信雄。往駐軍焉。發間使入南海。招雜賀。根來及阿波。土佐諸豪。使並起圖大坂。秀吉患之。未果來。遙令池田信輝據犬山。森長可陣羽黑。以距我軍。長可稱武藏守。以驍勇著。有鬼武藏之目。忠次請曰。嘗試一搏。

鬼武藏使京兵知參河技倆也。乃與諸將進。縱火誘之。長可出軍八幡林。隔水挑戰。與平信昌單騎先濟。衆從之。擊走長可。斬首三百級。信輝與稻葉通朝聞之來援。或止之曰。敵兵乘勝。未可與爭鋒。宜按兵憑高。待其來而下突。信輝從之。參議謀知其謀。令諸將收兵。終留康政於小牧。而自入清洲。使本多廣孝築城小幡。以便參河往來。秀吉聞羽黑之敗。大忿。置戍南海。而自將而來。軍于犬山。兵凡十二萬五千人。分爲十五隊。自按視地形。仰視

小牧山曰。吾後矣。乃穿空濠二重于山前。使數千人守之。起壘植柵。以頓諸軍。軍營彌亘數十里。參議聞之。留內藤信成等守清洲。而自携信雄。合兵一萬八千。復陣小牧山。康政爲信雄。移檄敵軍曰。秀吉蔑棄君恩。爲鬼爲蜮。加兵於君之遺孤。天下之人。孰不切齒。汝將士。嘗與之比肩。以事先君。乃爲其所驅役。果何心哉。德川公受依託。圖征討。盡發五國之卒。親將至此。大義所臨。必梟豎于汝將士。苟改過歸順。皆聽其自償。不然則併誅戮之。身

首異處。其勿悔。秀吉覽之。乃購康政首千金。參議上樓櫓。望見塹柵。笑謂信雄曰。彼蔑尊公長篠之策。豈以我比勝賴乎。乃下令軍中。禁擅進。秀吉遺書參議。請戰曰。旦日。吾欲背塹柵進戰。使士無退志。公亦盍徼我所爲。渡部守綱以銃長在前部。私答書曰。來諭所言。不足以聞寡君。寡君固欲與君樂戰。敢不奉約。至斷後之備。君自爲之。弊邦之士。有進無退。不必須此也。秀吉獲書大恚。欲進戰而不敢。乃上邱而罵。四月。秀吉兵益至。充滿山野。而

我兵無繼。四日。池田信輝說秀吉曰。敵悉銳踣此。料參河必空虛。我潛軍出敵背。搗其窟穴。則彼必顧而潰。因夾擊之。可以獲其渠魁矣。秀吉沈吟不答。明日復說曰。公速斷之。遲二三日。敵亦為備。秀吉乃許之。信輝將前軍。森長可將二軍。掘秀政將三軍。長谷川秀一將四軍。秀吉甥秀次將五軍。兵凡三萬。翌夜潛發。秀吉戒曰。慎勿侮敵。信輝諾而往。至篠木。拍井。誘土寇。以向參河。織田氏將丹羽氏次為岩崎城主。時從在小牧。其弟氏重居守。信

輝等欲先取岩崎。以及岡崎。岡崎賈人聞警。走至丸根。告之守將酒井忠利。忠利單騎來小牧。白之參議發謀。覘之。悉得其實。八日晡。秀吉陣燧起。參議曰。是為號也。乃密戒諸將。夜半傳發。選輕騎四千人自將之。皆卷旗裹馬銜。尾信輝軍而馳。榊原康政。水野忠重等。為先鋒。至小幡砦。遣斥兵五十。訶敵。敵前軍襲取岩崎。斬氏重。信輝撿其首級。大喜。報捷後軍。遂向岡崎。黎明。我先鋒至稻葉。則敵後軍頓東山下。傳飧而坐。我兵急擊之。秀次。秀一。

倉皇起鬪。終大敗。走於秀政。秀政報敗前軍。而自
回擊。當是時。參議携信雄。至勝川。問其地名。而喜
之。謂其兵曰。吾勝矣。擐甲而進。途得捷聞。遂至長
湫。有來告者。曰。先鋒再戰大敗矣。我軍危懼。已而
康政還謁。參議執其手泣曰。汝得無恙乎。康政曰。
臣等一捷而兵疲。爲秀政所乘。以君在也。忍耻至
此。秀政已與信輝。長可合。追北而來。或說曰。敵大
衆乘勝。勢不可抗。不若速走保岡崎也。參議哂而
不答。渡部守綱還報曰。敵亂次追北。以麾下迎擊。

必克。高木清秀提敵首而還。曰。勝機在此。急擊勿
失。本多正信侍側。進曰。是行危微幸也。盍就萬全
之策。清秀守綱怒曰。子坐褥握籌可耳。何沮戰機
乎。參議曰。二人之言然。乃命幢主。擎葵章白旗金
扇馬標。遶出山後。敵兵望見。驚沮。參議乃麾軍而
進。并伊直政自南山下。以銃手橫擊。敗秀政軍。奪
其陣據之。長可。信輝與麾下相挑。勝敗未決。安藤
直次獻計。循左麓發銃。長可挺進指揮。中丸而斃。
其陣大亂。參議大呼曰。二婿旣敗矣。盍擊破阿翁。

我兵爭進。陷池田氏陣。永井直勝觀信輝據胡床也。舉槍刺之。安藤直次斬信輝子之助。諸將追走。斬首一萬五千級。而日已加午。高木清秀。內藤正成。白曰。我兵疲矣。卒與生兵遇。必敗。參議曰。然。卽收兵而退。入小幡砦。秀吉聞敗。大怒。獨度以爲我兵恃勝懈備也。以數萬騎疾發。酒井忠次。石川數正。本多忠勝。松平家忠。留守小牧。忠次欲乘虛襲其營。數正沮之而止。忠勝曰。敵大兵赴援。主公必危。自率兵五百。追及秀吉。與之並行。相距可四百

步。秀吉問曰。彼爲誰。左右曰。本多平八也。秀吉曰。名不虛已。每兩軍相近。忠勝輒發銃。其騎逸馬。追入敵中。忠勝獨騎馳取之。授騎共還。秀吉兵請擊之。秀吉不肯。遂至長湫。則僵尸蔽野。而不見隻騎。問偵人曰。敵安之。曰。入小幡矣。秀吉歎曰。家康可謂具華寶者也。乃欲遂攻小幡。以日暮兵疲。乃止。下令曰。二魁在一砦。是天所予。旦日圍而取之。遂舍龍泉寺。忠勝見參議于小幡。說曰。臣不與於戰。人馬皆銳。秀吉之兵衆而不整。臣遣老兵覘之。悉

其可擊矣。願主公益臣一隊兵。夜襲敵軍走之。必取秀吉首于犬山以南。致之麾下。參議曰。吾得大勝。狙勝者必危。且秀吉未可侮也。即夜取路於平戶。以歸小牧。且日秀吉來攻。不及日。家康何神也。乃引兵還樂田。益增壘柵。使堀秀政。蒲生氏鄉等。以萬人守重壕。參議出勒兵濠前。氏鄉等馳使中軍。請戰。秀吉曰。俟彼來攻。整隊防之。不然則勿出。參議亦下令曰。敵未踰濠。勿戰。西軍最畏井伊直政。以其裝赤色。目曰赤鬼。五月朔。秀吉留戍樂田。

撤軍西還。自度大舉徒歸。恐取人笑。乃攻取美濃二砦。入大垣。六月。參議使酒井忠次留守小牧。而收入清洲。信雄亦歸長鳴。是時。織田氏故將瀧川一益。九鬼嘉隆。皆黨秀吉。一益將略最著。侵信雄紜內。誘懈江及下市。前田三城降之。又誘大野。大野守將山口重政拒戰不屈。一益將以舟師入懈江。城中舉烽為應。參議望見之。急發兵赴援。呼記室作檄。有吾可親往之語。參議曰。可字沮兵機。命刪之。即絺衣上鞍。奮鞭而馳。井伊直政。成瀨正成。

內藤宗成。水野勝成等。追及於路。信雄亦來。俱至蟹江。江潮方落。一益舟膠不能進。我兵急迫之。一益兵潰。塵得以身入城。我兵隨攻之。別使石川數正。安倍信勝。攻拔前田。走其叛將。岡部長盛。山口重政。又擊嘉隆于下市。走之。參議與信雄以中軍。攻下市城。城負大澤。澤多蘆葦。參議曰。蘆葦蟠根。或可踐而行。使人試之。果然。乃徑澤迫城。城兵不備。因立拔之。斬其守將。乃合兵圍蟹江。榊原康政起土山。下射城中。城中大困。嘉隆以大艦來援。我

兵迎擊。復走之。一益終乞降。參議曰。斬叛將獻之。盡致邑於信雄。則宥死。一益盡如其命。七月。出城遁去。秀吉在大垣。得蟹江急報。悉軍來援。不及。乃屯桑名。參議進至神戶。修築諸砦。聞秀吉引去。乃還清洲。八月。秀吉將兵八萬。復入尾張。前軍至樂田。參議出陣岩倉。信雄陣水村。九月。秀吉至茂呂。參議與信雄拔軍赴之。親出巡師。西軍覩我馬表。曰。金扇復至矣。相驚擾不可定。大久保忠佐率騎乘之。秀吉夜退軍二十餘里。砦于大野奈良。自入

大垣參議乃還。是月信濃諸將攻妻籠。聞西軍來援。解還。城兵追躡。保科正直殿戰却之。十月參議留酒井忠次守清洲。神原康政守小牧。松平家忠管沼定盈守小幡。而收兵入岡崎。德川氏羽柴氏相持美濃。尾張之間者。幾乎一歲。天下聞德川氏屢克羽柴氏不競。多來通款者。南海兵倍奮。屢侵大坂。土佐國主長曾我部元親與故紀伊國主畠山貞政皆應於我。欲刻期夾擊秀吉。而未來約也。秀吉惧。十一月將兵入伊勢。信雄與之對軍。參議

聞之赴援。秀吉遽乞降於信雄。信雄許之。秀吉面謁獻誓。馳歸大坂。參議至清洲。聞之憮然。使石川數正賀和成。十六日還岡崎。而土佐紀伊書至。參議慨然大息曰。使此書在十日前。則秀吉可生致也。今已後矣。勞使者遣之。南海之兵所在皆解。居六日。參議凱旋濱松。論賞長湫戰功。秀吉遣富田知信。津田信季來請和。信雄亦遣瀧川雄利介之。參議名詢之諸將。石川數正嘗為秀吉所誘。心竊嚮之。進說曰。主公之國不能當秀吉之半。而氏政

劫其背。景勝迫其肩。三面受敵。事不可爲矣。宜速聽和。以爲國家之計。參議怒曰。問義如何耳。至勝敗之數。則廼公自計之。乃遣歸三使。秀吉復使土方雄久數來請焉。十二月。信雄自來濱松。謝出援之勞。且謂曰。公與秀吉。素無仇怨。特爲援我。搆兵耳。今我已與之和矣。公獨何自執乎。宜聽其所言。秀吉以無子。欲養公之子。公宜予之一人。參議不得已。聽之。欲遣異父弟松平定勝。母水野氏泣曰。渠兄嚮質於今川武田。已極艱楚。其忍復之乎。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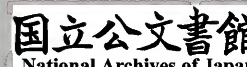
議愍然乃止。時世子之外有三庶子。曰秀康。忠吉。信吉。秀康。卽荻丸。忠吉。嗣東條松平氏。信吉。嗣穴山氏。乃遣荻丸。時年十二。本多重次。石川數正。皆以其子從之。秀吉大喜。養爲子。稱羽柴秀康。給邑萬石。後任參河守。是月。織田氏故將佐佐成政。自越中來。見參議及信雄。請戮力攻秀吉。信雄不許。參議厚遇之。諸將忿成政倨傲。交勸勿援。曰。北地阻絕。不可赴援。參議乃謂之曰。吾不必與秀吉戰。卽戰。亦不必借子力也。雖然。子之來意。不可不答。

他日有緩急當爲之聲援。成政謝而去。十三年二月。城吉良。三月。參議患疔危篤。臣民憂懼。本多重次造枕請曰。臣嘗患此疾。有一醫治之而愈。君請命焉。參議曰。毋爲也。吾已決死矣。重次懣曰。君自絕命。臣請先焉。乃趨出。參議驚命左右止之。重次不顧。強而率至。參議曰。汝何得此言。吾賴有汝曹也。以瞑也。汝曹宜全軀撫循子弟。以保我家。汝何得此言。重次泣曰。否。否。臣不欲生也。臣近視甲斐將士。喪其首領。折腰於我門。情狀可羞。今臣喪主

公亦將如是也。臣少小從軍。面目創。手足缺。一疲癢翁耳。特以主公眷顧。頗爲人所畏。主公一瞑。鄰國四襲。我子弟沮喪不支。事可知矣。當是時。臣彷徨支吾。人將指曰。彼疲癢翁。何不耻之甚。臣故寧速死。不欲生也。參議曰。然。吾能從汝意矣。汝亦能從吾意。爲吾忍耻乎。否。重次曰。君苟聽於臣。臣豈敢違。乃召其醫。醫曰。宜灸。重次手灼艾。進藥。其夜疔潰而瘥。重次喜極而哭。是月。秀吉南取紀伊。根來僧兵來奔二百人。乃置根來部。五月。參議巡甲

斐。先是真田昌幸侵上野。取沼田。北條氏直請還之。參議諭昌幸使還之。取償於內地。昌幸不奉命。終屬上杉氏。因降於秀吉。大久保忠世。鳥居元忠。平岩親吉。率將士攻之。八月。秀吉北取越中。降佐佐成政。上杉景勝又舉越後降之。秀吉密與景勝議。使援昌幸以圖我。閏月。我兵攻上田。不利。敵追至利川。忠世以十餘騎殿而濟。陣南岨。欲返擊。二將不肯。明日。忠世濟筑摩川。陣八重原。昌幸陣于白冢。忠世使柴田康忠還告二將曰。公等厭河而

陣。與我夾擊。必殲之。二將曰。吾暗於地理。不若持重。忠世怒。又使謂曰。公等怖敵。猶當來我後。以為聲援。亦不肯。往復之間。昌幸已退。陣于城下。忠世切齒曰。脫籠禽也。於是諸將列壁相持。昌幸不敢出。參議遣井伊直政等援之。昌幸出兵犯康忠營。康忠擊走之。岡部長盛要其歸途。又敗之。九月。聞景勝大舉且至。解兵而還。直政康忠為殿。昌幸子幸村請追之。昌幸曰。將勇陣整。不可追也。忠世於是留守小室。以備景勝。昌幸來襲。參議欲徙國都。



于駿河。命諸將士修築府中。北條氏聞景勝與秀吉連衡也。大懼。十月。使將士來尋盟。益固從約。本多重次自度曰。物情恟恟。而我兒在上國。恐受携貳之疑。乃使使大貳曰。兒之母有篤疾。請使一訣。因取其兒而還。石川數正守岡崎。其兒亦在大貳。秀吉資望日隆。位至關白。賜姓豐臣。諸名族大邦入謁者。皆被恩榮。數正竊歎之。秀吉亦以八萬石邑招之。數正遂送款焉。與真田昌幸及小笠原貞慶通謀。又誘其部將松平近正。近正怒不肯曰。使

者再來。斬之。因獻其書。十一月。數正挈家出奔大夜。時將士孳多在岡崎。松平家忠自深溝馳至。護其四門。酒井忠次亦至。自吉田。馳使上變。中外動搖。參議行放鷹至岡崎。即日。臨忠次第。命張散樂。人心即定。乃召大久保忠世。忠世曰。景勝曰。伺我隙。而負慶舉兵應之。又聞昌幸迎故信玄孽子某。以煽將士。吾一動。則甲斐信濃皆覆沒矣。弟忠教曰。敢請代守。生死以之。忠世喜。乃發會大雪。踰歲。景勝昌幸不能出兵。忠教得代而歸。參議修岡崎。

塹壘厚。褒近正。以數正部兵。屬內藤家長。於是諸將皆獻質。參議多還之。數正既至大坂。秀吉遇之甚薄。或榜其門。強之。數正羞縮不出。秀吉既定南海北陸。以爲我已奪德川氏左右臂。嫉景勝脅之。其國又有內訌。於是時而與家康和。和必成家康必來。天下莫足復圖者。乃與信雄議。使羽柴勝雅。土方雄久。來議和。戒使者曰。德川以數正故也。意必不平。汝輩善處之。二使來岡崎。卑辭厚禮。陳秀吉信雄之意。請參議入覲京師。參議面諭曰。長湫

之獲。皆秀吉所愛重。其欲甘心於我久矣。吾不敢往。至旗鼓相見。敢不努力。二使乃去。或諫曰。主公不往。則次郎將不免。參議曰。羽柴秀康爲其父所殺。我何與焉。遠近傳言。秀吉大舉東下。參議乃修守備。問群臣曰。岡崎我墳墓之地。而當敵之衝。誰可使守者。本多正信曰。緩急能手。及妻兒。枕城而死者。而後可。參議曰。作左衛門其人也。乃以精兵數百。屬本多重次。往守之。重次辭去。意色甚決。參議乃約其子。成重襲封。給以手書。十四年正月。參

議適岡崎。秀吉復使羽柴勝雅來。固請入覲。信雄亦使其叔父長益來。慫恿之。參議弗肯。使者不敢去。在其館候之。參議獵于吉良。使者承間來見。參議臂鷹而顧曰。可一搏擊。不能就人條制。明日復見。參議曰。若未去乎。吾不欲復聞。若說勝雅進曰。願君侯少容之。使臣得終其說。夫關白以百萬之兵。翼天子。出令。西有毛利之援。東有上杉之助。俊雄豪傑。爭為之用。復何欲而不致。而屈節招君侯。使者三反矣。君侯不思安危之決。徒以放鷹逐禽。

為事。臣視君侯境內。城壘不固。溝池不浚。關白一舉趾。則上田之南。鳴海以東。非君侯之有也。臣竊為君侯危之。參議作色曰。何啾啾也。秀吉兵雖衆。不過十萬。我兵雖寡。可得三四萬。要客兵於熟地。邀險而擊之。何難之有。歸語秀吉。能來則來。不能往也。勝雅長益返。大坂。慮秀吉怒。蒲伏復命。秀吉徐曰。家康言良然。掘秀政。蒲生氏鄉等。爭勸東伐。秀吉不聽。沈思竟日。其夜四更急。召勝雅及信雄。被衣而出曰。吾業已使家康來矣。二人驚問故曰。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賴氏正本

彼上室。吾以我妹繼之。彼寧不來。國人猶有不安。則以我大廳為質。堀尾吉晴。生駒親正侍坐。問曰。尊妹安在。曰。佐治之室。是已。初秀吉有異父妹。適佐治日向者。秀吉欲奪之。改適於我也。明日。使吉晴。親正。諭告佐治。佐治勉強聽命。遣妻而自殺。二月。乃使長益。勝雅及富田知信。天野雄光。來議婚。別授密旨於淺野彈正少彌。繼發。四使至。因酒井忠次求見。參議不見。忠次告故。固請。數日延見之。四使曰。嚮關白無子。得養君侯子。聞君侯上室欲

進關白妹。參議曰。好意至此。吾豈拒之。獨有三事。約之而後婚。請問。不答。使者曰。淺野彈正帶密諭。在清洲。乃以駙名至。參議書三事示之。曰。新婦有出。不可為嗣。故嗣子不可出質。吾或登世。不可割寸地。彈正少彌曰。某袖關白手書。亦有三條。出而視之。皆暗合焉。參議怡然。遂許婚。信雄來賀。北條氏聞之。意頗危疑。請盟。三月。參議與氏直盟于黃瀨河。極歡而止。遂毀沼津郭以示意。四月。納幣京師。秀吉使彈正少彌送女。參議使榊原康政往告。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賴氏正本

白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賴氏正本

禮成館于富田氏。秀吉就見曰。吾欲見子面久矣。小牧之役。醜詆我者。非子乎。吾嘗購子頭千金。今德川已為我婿。我婿有材臣如子者。吾所喜也。七月。參議將自將討上田。秀吉聞之。使使來言。關白為昌幸請。願釋之。八月。令昌幸及小笠原貞慶來謝罪焉。參議遂議西上。酒井忠次日。彼雖婚。未可輕信。宜確得其情。然後往。是月。秀吉遺親書固請。九月。使彈正少弼以下六輩來。約送大廳為質。秀吉弟秀長諫曰。以母為質。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何

不征伐之。秀吉哂曰。汝何狹中。是非汝所知也。十月。詔遷參議中納言。秀吉奏請之也。中納言遂決意入朝。諸將皆諫曰。秀吉威力如此。豈真以其母為質。恐有詐謀。吾陷其計中。雖悔可追。願君勿往。秀吉怒而來。臣等當以死拒之。中納言曰。吾亦不保其非偽。雖然。彼百方修好。至以母為質。而吾猶遲回。世謂吾怯也。且彼亦有天命。吾當助之。共定天下之亂。今復與構兵。則亂曷有止乎。捐我一人之命。以救億萬生靈。不亦多乎。乃令世子留監國。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賴氏正本

大久保忠世石川家成輔之。井伊直政助本多重
次守岡崎。而親帥士卒萬人西上。至岡崎。遇秀吉
母至。迎夫人見之。信矣。秀吉命沿道諸國。修橋梁
供帳。二十七日。至京師。館于茶屋晴延。秀吉與弟
秀長及彈正少弼以下。來見曰。自長篠之役。不相
面見。十二年矣。今吾子一爲天下屈節。吾事成矣。
遂見扈從諸將。謂本多忠勝曰。小牧之役。汝與我
軍抗而行。可謂一騎當千者也。遂命酒饌。自嘗而
進。贈賄極厚。如是者連夜。因從容問曰。我起微賤。

諸侯多不心服。奚爲則可。中納言對曰。公第莫違
義。義之所在。天下從之。秀吉曰。善。旣而曰。明日見
子于聚樂。子枉意降我。以視諸侯。十一月二日。入
聚樂第。秀吉大會諸侯。延見如儀。中納言拜跪甚
恭。諸侯皆改容。其明日。大饗。當是時。秀吉母在岡
崎。岡崎役卒。日積薪其館外。其侍婢恠之。名役卒
問故。對曰。作左遲中納言歸也。曰。若有短長。焚殺
大廳。此老性急。今旦已欲縱火。井伊公留之而止。
婢大怖。相謂曰。往年參河任子來。關白指其一人

曰。彼鬼作左之兒也。今其鬼乃欲殺我輩。遂白之。大廳。大廳憂悸。馳書秀吉。促中納言歸。中納言方受秀長之饗。宴酣。秀吉至。曰。請祖於聚樂。乃與偕出。諸侯皆在。秀吉曰。我婿就國。吾欲祖之也。秀長目中納言。中納言請得秀吉所穿袍。爲黽。秀吉曰。此戎衣也。中納言曰。家康在焉。不使公復戎衣。秀吉哂脫而付之。因左右顧曰。吾得快婿矣。蓋使秀長豫教中納言也。諸侯相告悚然。遂起我第于二條。賜酒井忠次宅。命秀長部將藤堂高虎監役。以

近江地三萬石爲湯沐邑。賜忠次千石邑。五日。中納言進正三位。并伊直政任兵部太輔。榊原康政任式部太輔。皆叙從五位下。其餘將領受官爵有差。鳥居元忠以爲是秀吉假朝爵。結納我輩也。乃辭曰。臣關東野人。創痍之餘。不便跪起。豈任衣冠哉。後秀吉使羽柴勝雅以女妻元忠子忠政。因養爲子。元忠曰。臣兒不可使有二君。亦辭之。十四日。中納言歸參河。重次以下迎賀。乃令直政送還大廳。諸侍女譽直政有禮。秀吉喜。饗之。中納言之在

京師也。秀吉請許石川數正謁見。及饗直政。又使數正接伴焉。終饗。直政不交一言。指數正。謂衆曰。彼人面而獸心者。一坐失色。大廳侍女。又慙重次。乞狀。請加罰。秀吉笑曰。家康多佳士。可羨。十二月。駿府城成。中納言留管治定政。守濱松。而徙居駿府。以板倉勝重爲奉行。勝重幼爲僧。喜讀書。父好重。弟定重皆死事。兄忠重卒。無子。中納言乃令勝重蓄髮爲吏。終識拔之。勝重固辭不許。乃請曰。願得歸家與妻計焉。中納言哂許之。妻欣迎曰。有人

告夫婿有慶事。何也。勝重脫朝服坐。謂之曰。吾受奉行之命。欲與汝計之。且辭而歸。顧汝謂何。妻驚曰。是公事也。妾何得辨之。勝重曰。不然。自古爲吏者。誰不以內謁敗事。自今以往。汝於我所爲。無一有議於外人苞苴。無一有受。則吾拜命矣。妻曰。敢不唯命是聽。勝重與之誓。復被朝服。穿袴而出。妻送。見其袴後拗也。呼返。欲正之。勝重怒曰。何背誓也。妻惶恐謝。於是往拜命就職。訟獄平允。百事大治。十五年。二月。造駿府二城。秀吉旣與我和。不慮

東面。於是。大舉西伐。中納言遣本多廣孝勞師。師攻岩石城。廣孝力戰受賞。七月。秀吉定九州而還。中納言赴大坂賀之。八月。轉大納言。進從二位。乃還。十二月。兼左近衛大將左馬寮御監。十六年。二月。辭兩職。三月。大納言朝京師。秀康以從西征有功。進左近衛少將。我諸臣多遷任者。四月。後陽成天皇幸聚樂。大納言與內大臣信雄等為先驅。關白秀吉為後乘。秀吉要大納言以下盟辭。特詔大納言與信雄。秀長。秀次。及浮田秀家。班清華之上。

禮畢東還。於是。秀吉以北條氏未至。乃遣使責其不廷。北條氏遷延。意欲得婚及質。如德川氏。而秀吉不加於意。閏五月。氏政使來。因我請和。六月。大廳有疾。大納言與夫人赴京師。問之。九月。留夫人而還。十一月。酒井忠次請致仕。大納言優旨答之。固請。乃蒞其第。盡驩竟日。使其子家次襲封。是歲。陸奧伊達氏來通好。十七年。正月。真田昌幸以子信幸質於我。是月。大納言獵于中泉。息清見寺。有一兒。捧茗而出。問其名。僧曰。甲斐人。土屋惣藏之

孤也。惣藏事武田氏。死於天目山之難。大納言喜
得其胤也。載歸。謂世子曰。吾與汝以一口護身刀。
拉兒附之。後賜名忠直。常侍世子。時少將秀康在
京師。益長有英氣。嘗習騎。秀吉牙騎失禮。秀康馳
斬之。秀吉不問。是時關東諸豪。往往因我降。結城
晴朝亦降。請得豐臣氏族爲子。秀吉乃遣秀康。三
月。大納言如京師。兩月而還。先是北條氏政請得
我侵地沼田。而後入朝。秀吉弗憚曰。吾欲伐北條
氏。以其爲德川姻戚。姑假之耳。七月。秀吉發三使

來請。大納言乃使人諭真田昌幸。致沼田。而就內
地償之。因說氏政以順逆。勸其入朝。亦勸伊達政
宗。皆不聽。沼田守將亦侵其旁地。十二月。大納言
如大坂。秀吉入朝。請東伐。詔許之。以大納言爲前
軍。秀吉謂諸將曰。家康爲前軍。秀吉爲後繼。雖橫
行萬國可也。况於北條氏乎。令大納言還國治兵。
十八年正月。夫人病。卒于京師。以東事興。秘不發
喪。大納言遣世子如京師。井伊直政。內藤正成等。
從至聚樂。秀吉喜迎曰。佳兒也。執其手入內。使夫

人淺野氏結其髮更衣袴親取金飾刀帶之携出
謂直政曰變野樣爲京樣大納言見之必驚喜大
納言朴實其送幼兒蓋以與北條有姻故以此擬
質也吾豈有所疑哉宜速護去世子還至大納言
曰秀吉不留我兒是欲借我諸城也乃命本多重
次本多正信掃除海道諸城命伊奈忠次造浮梁
于富士河居三日秀吉使者至果如其言二月大
納言發兵二萬五千誓師而發軍于長窪三月秀
吉發京師入岡崎本多重次留守焉不肯出迎秀

吉召見之重次曰非我君何謁爲辭不入秀吉至
吉田伊奈忠次曰天雨河漲請待霽而行秀吉曰
吾聞兵行臨水宜亟涉不則後者病焉對曰是所
以行寡兵耳以行大衆則溺矣秀吉從之留三日
至駿府將入石田三成耳語曰聞德川與北條通
謀勿入秀吉猶豫彈正少弼諫浮言勿信乃入三
成自童年以面首承寵及長慧巧過人秀吉以爲
奉行任治部少輔與少弼同僚自是寢有釁隙大
納言聞秀吉至留兵而來會與上國諸將皆在其

次本多重次以事來謁。自後罵曰。咄。主人公爲此大
恠事。主於國者。豈有空其城假人哉。如是則人或
欲借夫人。亦許之乎。且罵且出。諸將相視而嘻。大
納言謂諸將曰。彼本多重次者。僕舊臣也。自僕幼
時從而白戰。僕亦愛愍之也。然天質頑縱。及老益
甚。今於稠人中。詬僕如此。諸公可以想其平時矣。
衆謝曰。聞此老之名久矣。今乃得見。有臣如此。真
可倚賴。已而大納言復至其軍。秀吉至沼津。二十
八日。親巡敵塞。就我營諮曰。諸將皆說我曰。氏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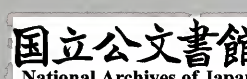
父子擁數萬精甲。而不出戰。是欲誘我於險。而四
襲之也。卿以爲何如。大納言對曰。以某觀之。是畏
我焉爾。今宜爲三軍。一攻葦山。一攻山中。彼或來
援。則以一軍邀擊之。秀吉曰。彼果來。煩卿邀擊。對
曰。諾。某嘗將一萬。與彼之四萬。戰於甲斐。信濃。十
合九勝。固易與耳。雖然。今彼據險決死。某若不利。
公幸繼之。秀吉曰。諾。是必勝之計也。雖然。彼不肯
出。則奚爲。曰。二城必取。一。某則以手軍。自古道出
於酒匂驛。陣于早川。以扼八州援路。而公以大軍

直撞小田原。敵必不能支焉。曰。酒勾之道得無城寨乎。曰。有鷹巢足柄新莊三城。曰。何以踰之。曰。彼不能守也。武田信玄嘗以二萬入小田原。如行無人之地。今兵什倍信玄。其不能守必矣。曰。焉知無鯁將距我者乎。曰。能然。我所欲也。某當攻而殲之。秀吉乃還其軍。夜發。令旦日攻二城。豐臣秀次中村一氏攻拔山中。北條氏不出。大納言則以別軍出古道。松平康重。本多忠勝等為先鋒。攻鷹巢陷之。足柄城潰。進攻新莊。守將拒戰。不克而走。秀吉

繼至。與諸將相見于湯本。出戰袍三領。使大納言取其一。且使以其一授秀次。因戒秀次曰。汝宜學德川也。又使大納言召世子於駿府。秀吉自取甲被之。曰。宜類我也。自取其偏名。名曰秀忠。秀吉蓋以事勢未定。務結納我也。四月。松平康重等攻官城野。破之。湯本竹浦解走。三日。大納言先諸軍至於酒勾。城中驚怖。我兵復伏衢路。要擊敵。援兵多所俘斬。秀吉大喜。約我事平。盡領北條氏地。我將松平康國。鳥居元忠。平岩親吉。助前田。上杉氏入

上野武藏下諸城。本多忠勝、酒井家次等助淺野。木村氏會前三將，徇上總。下總還入武藏，攻岩築。陷之。本多忠勝于忠政手斬首級。城兵就元忠降。五月，康國次總社，為降將所戕。弟康貞手斬十餘人，定之。大納言以康貞為嗣。是月，小田原城兵夜出襲蒲生氏陣，轉赴我陣，陣堅不動，乃收入。六月，大納言召伊達政宗使來見。甘索城主北條氏勝初守山中，敗保其邑。秀吉遣黑田孝高說降之，弗聽。大納言使本多忠勝諭之，乃降。江戶城主遠山

景佐初守新莊，為我兵所敗，走入小田原。其弟川村兵部，其姪遠山丹波，與真田信尹處守江戶。丹波信尹納款於我。大納言遣兵逐兵部，取其城。石田三成、大谷吉隆攻館林，不拔。氏勝諭城兵，乃降。三成等轉攻忍城，彈正少弼助攻，將諭降之。三成忌其多功，給曰：城兵已有內應者，請分陣攻之。城兵怒而戰。三成曰：內應敗矣，遂引水灌之，不得地利而罷。前田、上杉氏以降附萬餘來謁。秀吉不賞。曰：彼無血刃之功，或屠之，或降之，可也。西將加藤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嘉明竊言曰。是豈主天下者言乎。二將遂攻屠八王寺。守將中山家範。狩野一菴等死之。大納言索一庵子主膳家範二子昭守。信吉。祿之。時小田原固守數月。兩軍禁戰。徒以弓銃相挑。先是我軍徙于築地。鑿地道入城。未達。井伊氏營前有敵別堡。一橋逼城。城兵時出戍堡。直政私計。以部下子弟襲之。會暴雨。地道壞。城樓崩陷。直政設伏塹外。而進攻。輒取堡。直政至橋。自發銃。銃炸傷手。進而不已。士卒力戰。斬首四百。縱火于城。城兵益出。而我

兵無繼。乃收兵卻。城兵追躡。遇伏敗還。我中軍望火而愕。松平家忠曰。少年輩乘雨入城耳。捷聞至。秀吉大喜。賞之。是役得城中首級。是爲始也。織田信雄及西將數人。攻葦山。數不利。大納言遣小笠原廣勝視之。廣勝怒。諸將逗撓。自進奪其門。無繼而死。七月。大納言又遣內藤信成。諭城將北條氏規降之。五日。氏直遂出。就我營。乞降。致城。大納言遣井伊本多。榑原三將。與西將二人。入受城。嚴禁抄掠。盡出氏政以下。我叛將小笠原長忠。自甲斐

亾。依小田原。於是執誅之。十日。大納言入城。其明氏政自殺。秀吉遣四使。大納言遣榊原康政蒞焉。縱氏直高野。厚給之。德川氏於是領關東八國。近江地九萬石。爲朝宿邑。海道地萬石。爲畷獵邑。元二百五十五萬七千石。秀吉害我國逼京畿。而人心固結日久也。乃乘事徙之。以八國之名。厭其心。其實武藏相摸。伊豆。上總。下總。上野。六州而已。安房。有里見氏。下野。有宇都宮氏。其他結城。佐野。皆川。諸族。割據方隅者頗多。而北條氏餘黨所在。潛

伏。兵燹之餘。城邑荒廢。乃趣我使徙居焉。而以駿河。甲斐。信濃。遠江。參河。割予於親臣宿將。放織田信雄。奪尾張。伊勢。予之於甥秀次。以距塞我。陸奧會津。蘆名氏故國也。爲伊達氏所侵。請復之。秀吉不許。予之於蒲生氏鄉。以鎮壓我。五國士民大失望。諸將亦怏怏不樂。大納言曰。可也。關八州亦我宗故國。自古稱用武之地。養士撫民。足以觀天下之變矣。乃發兵四出。伐諸城邑未服者。盡定之。遂相地建都。將士以爲非小田原則鎌倉也。大納言

乃與秀吉議營于江戸。八月朔。振旅入焉。即論功分地。賜武藏忍于松平家忠。其私部于松平康重。其岩築于高力清長。其東方于松平康長。其松山于松平家廣。其羽生于大久保忠隣。其河越于酒井重忠。其本莊于小笠原信嶺。其八幡山于松平清宗。相摸小田原于大久保忠世。其甘索于本多正信。伊豆韭山于内藤信成。下總矢造于鳥居元忠。其古河于小笠原秀政。其關宿于松平康元。其相馬于土岐定政。其蘆戸于木曾義就。上總緒瀧

于本多忠勝。其久留里于大須賀忠正。其鳴渡于石川康通。其佐貫于内藤家長。上野碓氷于酒井家次。其厩橋于平岩親吉。其大胡于牧野康成。其吉井于菅沼定利。其阿布于菅沼定盈。其那波于松平家乘。其宮崎于奥平信昌。其藤岡于松平康貞。其白井于本多廣孝。其館林于榊原康政。其箕輪于井伊直政。直政。康政。忠勝。皆食十萬石。忠世。元忠。康元。食四萬石。其餘有差。總内外士人。分爲五隊。以直政。忠勝。康政。康通。親吉。領之。更番京師。

北條三浦木曾保科久能岡部諸族皆給封邑乃
促就封焉命吏度遠近輕重以給資用衆皆怠其
遷徙之勞十月遣使京師致五州地秀吉服其神
速江戶之地東帶隅田河南控海灣西北接武藏
野上杉氏將太田道灌者始城之而平行沮洳蘆
葦叢生城郭隘陋至用船板為階本多正信白曰
是不可以視外賓請更之大納言晒曰汝乃執此
婦女之見乎土木之事徐議之耳乃因地勢區處
士民賜大番士以西北地鑿高填卑以置第宅東

南鑿渠トラス疏淤輦泥土起街市以通運漕之道復以
板倉勝重為奉行諸制度盡因北條氏之舊而除
其煩苛者國內大服秀吉之東下有人獻佐藤忠
信曹曰今日當被之者本多忠勝也乃賜之忠勝
忠勝長子忠政謂其父曰忠信源九郎從僕耳大
人以德川氏將領而被其曹以為榮乎亟還之秀
吉之西還銜本多重次無禮諷我罰之大納言不
得已置之上總小原潛給三千石時使人慰問之
尋病卒是月陸奧出羽寇起伊達氏陰助之蒲生

氏鄉等來乞援於我。彈正少弼西還。途聞變。亦來乞焉。乃遣結城秀康。榊原康政赴之。十二月。秀吉遣甥秀次東伐。使石田三成來請親出。是歲。世子叙從四位下。任侍從。秀康襲封食十萬石。忠吉叙從五位下。任下野守。信吉封下總小金。食三萬石。以故世子信康女。妻小笠原秀政。秀政。貞慶子也。十九年。正月。八國將士皆賀正于江戶。大納言親出至岩築。聞亂平。乃還。勸伊達氏入謝。閏月。如京師。二月。天子賜之御香。敕入朝。觀花禁園。三月。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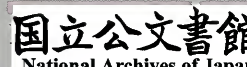
歸。五月。陸奧復亂。六月。秀吉復使人來請節度東北諸將。七月。親征井伊。本多。榊原。各將一軍從焉。八月。軍于岩手。九月。盡定陸奧。十月。還江戶。最上義光世主出羽山形。通於織田豐臣氏。大納言輒為說其各家。使善遇之。義光深德之。於是請以其次子臣我。乃賜名家親屬之侍從。是月。侍從轉左近衛少將。兼武藏守。尋遷右近衛中將。於是海內盡定。將休息於無為。而秀吉汰侈喜事。諸輕銳小人承旨進說。會其愛兒死。欲用兵朝鮮以自遣。浮田

秀家首慙。憑之。乃讓關白職于秀次。自稱太閤。建
行營于肥前。使人來告我。令來會焉。伐木伊豆。以
造舟艦。海內騷然。諸將皆心知其非。莫敢匡拂。十
一月。中將陞參議。帶前職。文祿元年。二月。大納言
命榊原康政。輔參議處守。而自將兵萬五千西行。
率伊達。佐竹。南部。最上。諸將會于肥前。是月。從松
平家忠于下總小美川。以忍封下野守忠吉。三月。
從五郎信吉于下總佐倉。各食十萬石。尋封外孫
奧平忠明于上野小幡。四月。浮田秀家等將兵入

朝鮮。七月。大納言遙命松平家忠修拓江戶城。參
議如京師。九月。參議遷中納言。進從三位。十二月。
還江戶。先是。京師儒人藤原肅忤秀吉。避之肥前。
豐臣秀秋與之有故。迎客之。大納言聞其名。時延
之幕中。諮詢古道。二年。三月。江戶土功告竣。先是。
外征諸將取朝鮮。所過殘滅。明氏出軍援之。連戰
不決。黑田孝高在行營。議以爲元帥。不堪其任。堪
其任者新田公。不則前田利家。若孝高而已。秀吉
又慮功不成。而有內變。會諸將。宣言欲自與前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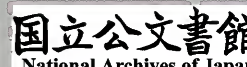
利家。蒲生氏鄉將三軍入朝鮮。而留大納言守國。大納言即奮辭色。願從行。彈正少弼極諫。秀吉。秀吉怒。欲手斬之。諸將救而止。秀吉斥少弼。不許見。會肥後寇起。秀吉乃悟。大納言携少弼入謝。令少弼長子左京大夫討寇。以本多忠勝助而平之。淺野氏嘗坐其臣偽造金幣。獲罪。大納言潛往其家。審實。為白之。事得以寢。日益親善。八月。秀吉庶子秀賴生。秀吉大喜。東歸。大納言自西。中納言自東。皆往賀之。豐臣氏將吏在朝鮮。竊懷歸志。罔蔽秀

吉。曲成和議。弼兵而還。十月。大納言還江戶。聘藤原肅。待以賓禮。講論益力。三年春。秀吉大城伏見。課諸國助役。大納言令榊原康政論管內將士。貸徭錢。出役丁。尋自西上監視。秀吉要之。共遊吉野。四月。永井直勝叙五位。為右近大夫。大納言之在肥前。秀吉過其營。與語。直勝出進茗。秀吉問知其名。曰。是往年獲池田者乎。因問大納言曰。爾時。吾與卿對壘。卿何以不攻我重壕之兵。對曰。慮樂田兵夾擊之也。抑公亦何以不來戰。秀吉拊掌曰。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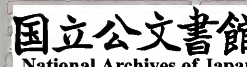
誠置餌兵于壕。欲俟卿來。夾而殲之。故不往戰耳。諸將傍聽者皆悅服。秀吉於是來請冒直勝。以豐臣氏。遂有斯命。大納言二女適北條氏而寡。秀吉自媒。再嫁於池田信輝子輝政。以釋其憾。次年。又以三女嫁蒲生氏。卿子秀行。九月。大久保忠世卒。子忠鄰嗣。守小田原。兼世子傳。四年。大納言。中納言。少將。共在京師。大饗秀吉。秀吉既生秀賴。欲廢秀次。秀次素淫虐。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等。從而搆之。五月。大納言東還。留中納言于京師。戒之曰。秀

次將及禍。即來誘。慎勿應之。七月。秀吉自伏見。使使京師。就聚樂第。詰秀次。秀次誓而遣之。以事已迫。欲取我中納言為質。因拔我兵自援。即夜五更。使人來言曰。關白欲供朝餐。請速來。土井利勝答曰。世子未起。當俟起告之。使者去。利勝告大久保忠鄰。忠鄰使之奉奔伏見。從者六人。議取間道。利勝直由大路南馳。使者復來促。忠鄰故留之。度中納言已遠。乃出見曰。世子早有茶會之約。赴于伏見。秀次聞之大悔。秀吉見中納言來。悅曰。真新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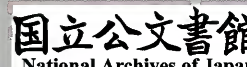
公之子也。乃以書告變江戶。大納言即發。途聞秀次已被殺。弔程而至。秀吉大喜。秀吉素嗜刑殺。及老。喜怒不測。至治秀次獄。尤極慘酷。三成既陷。秀次遂欲連累諸將異已者。誣伊達政宗為反黨。秀吉大怒。欲徙政宗于伊豫。政宗在京師第。使人往伏見。就請大納言營救。大納言不答。賜使者食。食畢請對。大納言罵曰。而主怯懦。不足與言也。且若輩欲徙伊豫。餒於魚乎。死京中。餒於狗乎。必居一焉。因召而前之。授對遣歸。既而伊達氏兵皆衷甲。

而譟。京師大擾。秀吉聞之大驚。使使詰問政宗。政宗便服出迎。言曰。臣僕從皆曰。失累世之國。飄泊客土。不若死也。臣制止之。輒斥為怯夫。在目下者。猶如此。留在國者。不審其為何狀。使者還報。秀吉患之。會大納言親往申雪。事遂得釋。最上義光女。嘗侍秀次。及敗。被併殺。三成又誣義光。亦為大納言所救。衆皆睚眦三成。而秀吉寵之益甚。三成專權。無復忌憚。獨畏德川氏。九月。我中納言以秀吉旨。娶淺井氏。淺井氏有二姊。秀吉自取其長者。生



秀賴稱淀君。少者嫁京極高次。後稱常光。皆故織田信長外姪也。秀吉夫人淺野氏稱北廳。及淀君專寵。北廳失勢。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小西行長、大野治長等皆附淀君。加藤清正、福島正則等為北廳親屬。不敢附。清正與行長並為外征將。爭功相惡。內旨各有所助。及秀賴生。諸將益黨淀君。大納言亦與之有姻戚。而獨禮北廳。慶長元年五月。詔以大納言為內大臣。叙正二位。後二日入朝。是日秀吉亦以秀賴入朝。叙從三位。任中將。九月。明及

朝鮮使者來謁。秀吉以來辭非其所望。復大徵兵。以明春濟海。而置吏行營。不復親出。十月。酒井忠次卒。十二月。以松平康親、松平家乘為大番頭。初內大臣置大番五隊。以內藤、永井、栗生三家子弟為頭。皆不滿萬石者。於是諭二人曰。吾以此職累子。子必不厭心。雖然。世事未定。中軍之鋒。非子不可。又令井伊、本多、榊原、石川、平岩五將更番伏見。頓于藤杜。以備非常。三年正月二日。內大臣感吉夢。潛詣石清水祠。當是時。內大臣及前田利家、毛



利輝元上杉景勝浮田秀家等為巨藩大老秀吉嘗會諸侯而抱秀賴自室中闕視問曰彼列坐者誰最可畏輝元狀貌尤魁偉秀賴指之曰彼最可畏秀吉哂曰否首坐齷面翁可畏耳秀吉欲試內大臣從容語諸將曰弓箭之事方今莫及廼公者諸將皆伏曰誰敢望殿下內大臣作色而踞曰某在於此殿下未可出此言殿下獨不記小牧之事乎諸將相顧駭栗秀吉默然起入內諸將交謂內大臣曰適所聞公戲言之邪內大臣曰否否雖太

閤有天下至弓箭之道僕不肯讓一步雖觸譴怒所不避也頃焉秀吉復出談他事而罷諸將皆謂內大臣善直言也秀家等再伐朝鮮與明人戰不決自外師興至此前後七年丁壯苦軍族老弱罷轉漕秀吉亦自倦乃置軍事於度外獨與秀賴及諸姬侍日為宴樂窮極奢侈媮取快一時性素喜土木天下未定時建方廣寺造大佛索材諸道費累鉅萬金遇震而崩是年五月欲復更造之罹疾而止於是豐臣氏紀綱寢弛其中軍將士與諸牧

伯互相讐視。六月。秀吉疾篤。召奉行淺野彈正少弼。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前田玄以。曰。如聞諸侯與麾下有卻。是大亂之本也。宜使相協和。以翼冲子。十六日。五人乃大會。內外牧伯將吏傳旨。衆對曰。協心奉嗣君。則敢不奉命。至於私憾。各有所由。不能輒聽從。告諭再三。終弗肯也。秀吉乃召內大臣告之。曰。願以煩卿。內大臣乃出而諭之。衆對如初。內大臣作色勵聲曰。公等已言協心奉上。協心奉上者。猶挾私怨乎。果挾私怨。是懷貳也。

安在其奉上也。衆屈服頓首曰。唯唯。謹奉命。內大臣入報。秀吉大喜。命五人。大饗衆。衆復爭坐位。雜席而食。及酒行。皆離次忿諍。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傳旨周旋。不能定。復入告內大臣。內大臣復出。踞而按劍曰。公等賣家康乎。家康以公等言報太閤。太閤乃喜。賜此饗。公等猶尚如此。非賣而何。舉坐皆我仇敵。我誓不縱一人。因顧五人。趣關諸門。一坐讐服。莫敢出聲。淺野中村。自傍慰藉之。使衆謝罪。更獻酬為歡。而罷。明日。秀吉聞之名內大臣曰。

疇昔之事。雖古名將。不能過焉。非卿威信素著。於衆。則安能如此哉。垂涕謝之。秀吉已憂內難。又悔外征。欲班師鎮國。而兵連弗解。又恐明朝鮮乘喪來侵。計不知所出。七月。終召內大臣。盡以後事委託之。曰。秀賴當立與否。一在卿之心。內大臣謝不敢當。秀吉曰。天下莫若卿者。故不得不煩卿。內大臣固辭而退。秀吉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議之。二人素有異謀。因大諫。以爲勿專託德川。秀吉然之。乃定五大老。三中老。五奉行。使前田利家輔秀賴。

已而伏見城下。一夕大擾。井伊直政自藤杜馳至。內大臣使直政與天野康景出調之。還報曰。石田大野氏有甲。諸第相告自備。故致此騷擾也。已而事定。人莫知其故者。水野勝成爲父忠重所逐。歷遊西國。聞警來歸。請自効。內大臣悅。諭忠重宥之。八月五日。秀吉召內大臣曰。以卿固辭。置列老奉行。今則悔之。而令已布矣。雖然。雄武強任。誰若卿者。卿當冠諸人。統軍國事。乃要諸將盟誓。旬餘。薨於城中。遺命彈正少弼。及石田三成。秘不發喪。三

成素惡少弼之善內大臣也。乃給之曰。秘喪當以計。吾與子貽魚於內府。以視外人。少弼從之。其明內大臣以中納言入城問疾。途與三成遇。三成使人密計之內大臣還。歎曰。治部疎於我者也。猶告大故。彈正何以外我乎。人心固不易測也。卽夜命世子治行。旦日遣歸江戶。以鎮本國。九月命少弼及三成以遺令赴那古耶。班外師。遣德永壽昌濟海。密令諸將。十月有訛言。明大舉扼我歸路。內大臣曰。我不可不親往。前田利家寢疾。聞之曰。內府

一動。則海內搖矣。我當輿疾往肥前。指揮諸將。衆皆止之。以藤堂高虎習外事。請遣之。內大臣曰。然。乃使高虎代往。外師已大克而還。十一月。盡至伏見。內大臣與諸老俱慰勞之。

日本外史卷之二十終

